今文尚書經說考

今文尚書經說攷卷二十四

侯官陳喬樅學

周書二十二

君奭第八十二

今文尚書二十一

周公若曰君奭弗弔天降喪于殷殷旣隊厥命我有周旣受我不敢知曰厥基永孚于休若天棐諶我亦不敢知曰其道出于不詳

熹平石經曰道出于不詳

案此文見隸釋所載漢石經尚書殘碑此今文尚書

也僞孔本作其終出于不祥釋文云終馬本作崇云崇充也注疏本所采釋文作崇受也受字訓誼不合當从单行本作充字崇充也爾疋釋詁文馬本作崇石經作道此古文今文之不同也祥者善也誼見釋詁祥詳古通呂刑告爾祥刑後漢書劉愷傳引作詳刑愷從丁鴻受尚書鴻從桓榮受尚書則愷於尚書習歐陽也又鄭君周禮注亦云度作詳刑以詰四方此皆祥詳古通之驗棐諶僞孔本作棐忱攷漢書王莽傳引此經下文天應棐諶知此若天棐忱今文尚書皆作諶字也

中論智行篇曰召公見周公之既反政而猶不知疑其
貪位周公爲之作君奭然後悦
於戲君已曰時我我亦不敢甯于上帝命弗永遠念天威
越我民罔尤違惟人在句我嗣事子孫大不克共上下遏
失前人光在家不知命不易天應棐諶乃亡隊命弗克經
歷
漢書王莽傳羣臣奏言臣聞周成王幼少周道未成成
王不能共事天地修文武之烈周公權而居攝則周道
成王室安不居攝則恐周隊天命書曰我嗣事子孫大
不克共上下遏失前人光在家不知命不易天應棐諶

乃亡隊命說曰周公服天子之冕南面而朝羣臣發號施令常稱王命召公賢人不知聖人之意故不悅也

案此篇書敘云召公爲保周公爲師左右相成王召公不說周公作君奭馬融注云召公以周公旣攝政致太平功配文武不宜列在臣位故不說以爲周公苟貪寵也此古文說也今攷漢書言成王幼少周公居攝云云引此經爲證則今文家之說蓋以此篇爲作於居攝時也何以明之漢書引經引說之後又引禮記明堂位曰周公朝諸侯於明堂天子負斧依南面而立謂周公踐天子位六年朝諸侯制禮作樂而

天下大服也召公不說時武王崩褓襁未除由是言之周公始攝政則居天子之位非乃六年而踐祚也此言召公不說時武王崩褓襁未除則今文家以君奭之作在周公攝政之時而非在周公復辟之後顯然明矣今文家之言似爲近得其實彼時管蔡流言於國正値危疑之秋故雖以召公賢人猶不能知周公之意此召公不說之有由來也周公惟以繼志述事爲心欲成王業而致太平不敢稍避嫌疑恐隊天命故作此篇以自表白於君奭曰於戲君已曰時我我亦不敢寧於上帝命弗永遠念天威此追述召公

曩時之語言君已謂輔成周道是我之責我亦不敢弗任其責而不永念天威又云寻于小子旦非克有正廸惟前人光施於我沖子言寻于小子非敢曰能有改正亦惟道揚前人光美施於我沖子而已周公以成王爲沖子自是幼少之時若在復辟之後則成王年逾二十早有成人之道豈得稱爲沖子哉尙書篇次或亦不無錯出故成王政將蒲姑二篇事本在前而編於後未可以君奭編次在雒誥多士後而遂以爲作於致政之後也

又案僞孔傳本嗣事作後嗣命不易上增天字應棐

二字作難字亡字作其皆與漢書所引今文尙書異

江聲曰僞孔以惟人在屬下讀漢書引此下文我嗣事子孫云云不聯引惟人在則漢人於在字讀絶也越當爲曰聲之誤也公謂已意稱計曰我民無有愆尤違倍者惟人在故也此言已不可去之意王鳴盛曰古佚字皆作失漢書地理志云漢中淫失與巴蜀同俗杜欽傳云失欲生害王父偃傳云齊王內有淫失之行游俠傳云遂行淫失皆以失爲佚然則王莽傳作遏失與孔作遏佚同也

嗣前人共明德在今予小子旦非克有正廸惟前人光施

於我沖子又曰天不可信我廸惟甯王德延天不庸釋於文王受命

尙書釋文曰我道馬本作我廸

案僞孔本作我道此節今文雖無可證然上文言廸惟前人光此云我廸惟甯王德延自當從馬本作廸爲是也段玉裁曰其字訓奉今本尙書作恭乃衛包所改非是

後漢書丁鴻傳鴻上封事曰夫威柄不以放下利器不以假人故雖有周公之親而無其德則不得行其勢也

公曰君奭我聞在昔成湯既受命時則有若伊尹假于皇

天在太甲時則有若保衡在大戊時則有若伊陟臣扈假于上帝巫咸乂王家在祖乙時則有若巫賢在武丁時則有若甘盤率惟茲有陳保乂有殷

史記殷本紀曰伊尹處士湯使人聘迎之五反然後肯往從湯言素王九主之事湯舉任以國政平定海內伊尹作咸有一德湯崩伊尹乃立太丁之子太甲成湯適長孫也伊尹作伊訓肆命徂后帝太甲既立不明不遵湯法於是伊尹放之於桐宫三年伊尹攝行政當國以朝諸侯帝太甲反善伊尹廼迎而授之政帝太甲修德諸侯咸歸殷百姓以甯伊尹嘉之乃作太甲訓三篇

褒帝太甲稱太宗

案史記所載皆本之今文尚書序也春秋繁露三代改制質文篇云湯受命變夏作殷作宮於洛之陽名相官曰尹說文人部云伊殷聖人阿衡尹治天下者從人從尹詩商頌長發實維阿衡實左右商王毛傳云阿衡伊尹也鄭箋云阿倚衡平也伊尹湯所依倚而取平故以爲官名商王湯也此經鄭云伊尹名摯湯以爲阿衡以尹天下故曰伊尹至太甲改曰保衡保安衡平也言天下所取安所取平也此皆三公之官當時爲之號也攷尚書大傳言古者天子三公注

云坐而論道謂之三公通職名無正官名然則阿衡
保衡皆三公之號所謂職名者非正官名也鄭注何
書是用今文家說
殷本紀又曰帝太戊立伊陟爲相伊陟贊言於巫咸巫
咸治王家有成作咸艾作太戊帝太戊贊伊陟於廟言
弗臣伊陟讓作原命殷復興諸侯歸之故稱中宗河亶
甲時殷復衰子帝祖乙立殷復興巫賢任職
燕召公世家曰成王時召公爲三公自陝以西召公主
之自陝以東周公主之成王既幼周公攝政當國踐祚
召公疑之作君奭君奭不說周公周公乃稱湯時有伊

尹假於皇天在大戊時則有若伊陟臣扈假於上帝巫咸治王家在祖乙時則有若巫賢在武丁時則有若甘盤率惟茲有陳保乂有殷於是召公乃說○集解曰徐廣曰一無此率惟茲九字駰案王肅曰循此數臣有陳列之功安治有殷也

案此亦皆本今文尚書序也鄭君注尚書於上文假於皇天釋云皇天北極大帝也於此文假於上帝釋云上帝太微中其所統也案爾疋云北極謂之北辰鄭君月令注云皇天北辰耀魄寶冬至所祭於圜丘也上帝太微之帝正義云上帝太微之帝者春秋緯

文太微爲天庭中有五帝座蒼曰靈威仰赤曰赤熛怒黃曰含樞紐白曰白招拒黑曰汁光紀郊天各祭所感生神殷祭汁光紀周祭靈威仰以其不定故總云太微之帝若迎春前帝後王皆祭靈威仰夏秋冬倣此然則此云太微中其所統者是卽太微所統之五帝也何休公羊宣三年傳注云上帝五帝在太微之中迭生子孫更王天下何於上帝亦指感生帝言之與鄭君合皆用今文家尙書說也

漢書王莽傳曰伊尹爲阿衡周公爲太宰〇又曰咸有

聖德假於皇天

說苑尊賢篇曰伊尹有莘之媵臣湯立以為三公天下之治太平

論衡感類篇曰伊尹相湯伐夏為民興利除害致天下太平湯死復相太甲太甲佚豫放之桐宮攝政三年乃退復位周公曰伊尹格於皇天天所宜彰也

後漢書傅毅傳迪志詩曰二迹阿衡克光其則武丁興商伊宗皇士

後漢書張衡傳曰咎單巫咸實守王家

三國魏志武帝紀潘勗作策命魏公曰伊尹格於皇天周公光於四海

故殷禮陟配天多歷年所天惟純佑命則商實百姓王人罔不秉德明恤小臣屏侯甸矧咸奔走維茲維德稱用乂厥辟迪一人使四方若卜筮罔不是孚

文選王褒四子講德論曰書云迪一人使四方若卜筮案此蓋今文尚書之文也故與古文尚書異段玉裁曰李善文選注引尚書曰迪一人有事四方若卜筮無不是孚孔安國曰迪道也孚信也今孔本經文迪作故專下有于字無作罔傳文無迪道也孚信也六字似今本與李善所據不同事使二字篆體相似爲檝謂李善時馬鄭本尚書具存善所引尚書疑是馬

鄭之本其廼道也六字疑卽馬鄭之注淺人少見馬

鄭本尙書遂妄改為孔安國耳

公曰君奭天壽平格保乂有殷有殷嗣天滅威今女永念則有固命厥亂明我新造邦公曰君奭昔在上帝厥亂勸甯王之德其集大命于厥躬

禮記緇衣篇君奭曰昔在（段玉裁云今本在昔宋本昔在疏云在昔之時在上天則宜从昔在）上帝周田觀文王之德其集大命于厥躬〇鄭注云古文周田觀文王之德為割申勸甯王之德今博士讀為厥亂勸甯王之德（段玉裁云傳是樓所藏宋本禮記岳珂所謂舊監本也作厥亂勸甯王德無之字）三者皆異古文似近之割之言蓋也天蓋申

勸之集大命於其身謂命之使王天下也

案禮記正義云伏生所傳歐陽夏侯所注者爲今文尙書衛賈馬所注者元從壁中所出之古文卽鄭注尙書是也此周古文作割田古文作申觀古文作勸皆字體相涉今古錯亂此文尙書爲甯亦義相涉也云今博士讀謂今文尙書也禮記及古文尙書并今博士讀三者其文各異而古文近於義理段玉裁曰鄭謂記所引周田觀文王古文尙書作割申勸甯王其句法與漢書注古文鴈爲擘古文台爲嗣正同今博士讀者謂歐陽夏侯尙書也讀猶習也謂博士所

習也此於讀字逗與他注言讀爲者不同不云今文尙書而云今博士讀者漢時謂伏生本爲尙書謂孔壁本爲古文尙書無今文尙書名目也古字割害通用如堯典方割割害也大誥降割馬本作害害與周體略似此古文作割記緇衣作周之理也王伯厚藝文志攷說漢世諸儒所引異字有刏申勸甯王之德

按此句見集韻非漢儒所引也

維文王尙克修和我有夏亦維有若虢叔有若閎夭有若散宜生有若泰顚有若南宮适

尙書大傳曰閎夭南宮适散宜生三子學於太公望

曰嗟乎西伯賢君也四子遂見西伯於羑里獻寶以免
文王文王出則克耆六年伐崇則稱王○注云散宜生
文王四臣之一也呂尚有勇而爲將散宜生有文德而
爲相

又曰文王以閎夭太公望南宮适散宜生爲四友

又曰周王胥附奔輳先後禦侮謂之四鄰以免於羑里
之害

後漢書史弼傳陶丘洪曰昔文王牖里閎散懷金

案詩緜正義引鄭君箴注云詩傳說有疏附奔走先
後禦侮之人而曰文王有四臣以受命此之謂也鄭

所引詩傳當是魯齊韓三家詩傳說國語稱文王咨於二號度于閎夭謀於南宮白虎通辟雍篇引傳曰文王師呂望周公師虢叔墨子尙賢篇云文王舉閎天泰顛于罝網之中授之政又非攻篇云天命周文王伐殷有國泰顛來賓說苑君道篇云文王以武王周公爲子以泰顛閎夭爲臣皆此經所言之事鄭君注又云不及呂望者太師也教文王以大德周公謙不敢已自比焉段玉裁曰泰疑亦本是大字衛包改泰何書釋文云南宮馬本作南君裔橫謂君字當是轉寫之譌

又曰亡能往來廼茲彝教文王蔑德降于國人亦維純佑秉德廼知天威乃維時昭文王廼見𠭊聞于上帝維時受有殷命哉

漢書朱雲傳曰容身保位亡能往來○師古曰君奭篇曰亡能往來

崔瑗侍中箴曰昔在周文創德西鄰𠭊聞上帝賴茲四臣

案尚書正義引鄭注云蔑小也今攷逸周書祭公解曰追學于文武之蔑孔鼂注云言已進學文武之微德卽此經廼茲彝教文王蔑德之謂也又尚書釋文

云冒馬本作勖勉也今據崔瑗引君奭作勖聞與馬本同是知古文尚書冒字乃勖字之消借叚玉裁曰古音勖與冒皆音楙而楙通作勖是以顧命冒貢馬鄭王作勖贛盤庚楙建今文尚書作勖建也冒勖字異而皆下屬爲句又攷古文苑漢樊毅修西嶽廟記天惟醇佑萬國以康疑古文尚書純佑秉德今文尚書作醇佑也江聲曰此經讀當以乃維時昭爲句文王廸見爲句冒聞于上帝爲句冒者自下達上之言僞孔傳釋冒爲覆冒非是讀乃惟時昭文王廸見冒句絕亦非據說文目部引此下文云武王惟冒不聯

引昭字則下文當以惟茲四人昭爲句不得以昭武王爲誼推之此文亦當于昭字絶句不得以昭文王爲誼蓋文王之德豈待五臣而昭乎經之言止謂五臣自昭明德而已僞孔傳言乃惟是五人明文王之德非也

武王惟茲四人尙廸有祿後曁武王咸劉厥敵惟茲四人昭句武王維冒丕單稱德

史記周本紀武王克紂其明日除道修社散宜生太顚閎天皆執劒以衛武王命南宮适散鹿臺之財發鉅橋之粟以振貧弱萌隸命閎天封比干之墓

案是時文王五臣中虢叔未見惟有四人存故鄭君云至武王時虢叔等有死者餘四人也晏子向賢篇亦云武王有閎天泰顛南宮适散宜生是六五臣之中獨少虢叔知已前死矣

劉

楊雄方言曰秦晉宋衛之間謂殺曰劉晉之北鄙亦曰

案說文金部曰鐂殺也徐鍇曰說文無劉字偏傍有之此字又史傳所不見疑此卽劉字也从金从丣刀字屈曲傳寫誤作田爾段玉裁曰按楚金說是也

說文目部曰睸低目視也从目冒聲周書曰武王惟睸

案此眉字之訓疑據今文尚書說也僞孔本作冒是據王肅本肅所注亦即馬鄭古文本釋文於冒字不言馬鄭文異僞孔傳訓冒爲布冒天下正義亦不言馬鄭誼異則眉字出今文尚書可知矣說文書稱孔氏閒亦多採今文異字也王鳴盛曰曲禮論臣視天子上於面則敖則天子視貴臣亦不宜過高定十五年左傳云邾子執玉高其容仰子貢譏之武王恭以禮臣乃大盡舉行其德謙尊而光也

後漢書班彪傳彪上言曰昔成王之爲孺子出則周公召公太史佚入則大顛閎夭南宫适散宜生左右前後

禮無違者故成王一日即位天下曠然太平

案據班彪言則大顛等四人成王即位之初尚存無恙也

又翟酺傳酺上疏曰昔成王之政周公在前召公在後畢公在左史佚在右四子挾而維之目見正行耳聞正言一日在位天下曠然言其法度素定也

在今予小子旦若游大川予往暨女奭其濟小子同未在位誕無我責收罔勖不及耇造德不降我則鳴鳥不聞矧曰其有能假

三國志魏志管甯傳明帝下詔曰夫以姬公之聖而耇

德不降則鳴鳥弗聞○裴松之注尚書君奭曰耇造德不降我則鳴鳥不聞矧曰其有能格鄭元曰耇老也造成也詩云小子有造老成有德之人不降志與我竝位則鳴鳥之聲不得聞況乃曰有能德格于天者乎言必無也鳴鳥謂鳳也

案據裴引尚書經文及鄭注知古文尚書作鳴鳥不聞此傳載明帝詔作弗聞蓋用今文尚書也上文假於皇天鄭注云假謂至于天也漢書王莽傳引經正作假字此文當亦同作假而裴引經及鄭注乃皆作格字者疑是後人依梅賾本改之也尚書釋文云鳴

鳥本或作鳴鳳者非攷釋文引馬融注云鳴鳥謂鳳皇也是古文亦作鳴鳥與今文同說文鳥部云鳳神鳥也天老曰鳳之象鴻前麐後蛇頸魚尾鸛顙鴛思龍文龜背燕頷雞喙五色備舉出於東方君子之國翺翔四海之外過崑崙飲砥柱濯羽弱水莫宿風穴見則天下大安甯从鳥凡聲鳳飛羣鳥從者以萬數故古鳳字象形作朋攷國語周語云周之興也鸑鷟鳴於岐山後漢書賈逵傳云武王終父之業鸑鷟在岐鸑鷟者鸑鳳之別名也文武之時屢有鳳瑞今沖人嗣立惟賴老成有德之人匡輔以成周道若不降

志相從則恐不能致太平而鳴鳥之聲不復聞矣卷
阿之詩曰鳳皇鳴矣於彼高岡又曰鳳皇于飛翽翽
其羽藹藹王多吉士鳳皇于飛亦集爰止藹藹王多
吉人毛序云召康公戒成王也鄭箋云因時鳳至故
以喻焉周公作君奭以鳳至期召公其後果致此祥
故召公作詩述之以言其符瑞之應何書中侯摘雒
戒云曰若稽古周公旦欽惟皇天順踐祚即攝七年
鸞鳳見然則鳳鳥之至卷阿之作蓋攝政七年事也
新序雜事篇曰商湯用伊尹而文武用太公閎天成王
任周召而海內大治越裳重譯祥瑞並降遂安千載皆

由任賢之功也

後漢書郎顗傳顗上書曰臣聞劉册刻樹將欲濟江海也聘賢選佐將以安天下也昔唐堯在上羣龍爲用文武創德周召爲輔是以能建天地之功增日月之耀者也

三國魏志武帝紀策命魏公曰昔在周室畢公毛公入爲卿佐周邵師保出爲二伯外內之任君實宜之

魏志注引獻帝詔曰文武之興旦奭作輔

吳志孫策傳注引吳錄張紘曰夫致王於周成之盛自受奭旦之美

公曰於戲君肆其監于茲我受命無疆維休亦大維艱告君乃猷裕我不以後人迷公曰前人敷乃心乃悉命女作女民極曰明勖偶王在亶乘茲大命惟文王德丕承句無疆之恤

案僞書正義引鄭注云召公不說似隘急故令謀于寬裕蓋召公疑周公當國爲苟貪寵利故公言此以自明我不以後嗣子孫而迷於祿位也書序云召公爲保周公爲師相成王爲左右此經言前人悉命女又言女明勖偶王在亶誠以召公與已同受武王顧命當協力其輔沖人也江聲曰惟文王德丕承作一

句讀孟子引書曰丕顯哉文王謨丕承哉武王烈言
武王承文王之德也今承武王大命則當繼武王之
承文王僞孔傳以丕丕承屬下讀非是

公曰君告汝朕允保奭其汝克敬以予監于殷喪大否肆
念我天威予不允維若茲誥予維曰襄我二人汝有合哉
言曰在時二人天休茲至維時二人弗戡其汝克敬德明
我俊民在讓後人于丕時

案句書釋文云否方久反江聲曰此否字當讀爲易
否卦之否否閉也言汝其能敬哉與我監于殷之喪
亡大閉否字別有不誼音方久反與此經音義並異

釋文又云戡音堪釋詁勘勝也說文力部勝任也言

天休之至雖恐德薄不足以任之也

於戲篤棐時二人我式克至于今日休我咸成文王功于

不怠丕冒海隅出日罔不率俾

三國志魏武帝紀建安十八年策命魏公曰綏爰九域

莫不率俾○裴注云君奭曰海隅出日罔不率俾鄭注

曰率循也俾使也四海之隅日出所照無不循度而可

使也

案盧文弨据正義云周公言而歎曰補公曰二字於

烏呼上顧廣圻云非也玩言而歎曰之云則知與烏

呼君不同不當有公曰也

公曰予不惠若茲多誥予惟用閔于天越民

案僞孔傳釋不惠爲不順江聲曰惠讀爲智慧之慧不慧謙辭也漢書昌邑王傳云清狂不惠蘇林注云或曰色理清徐而心不慧曰清狂後漢書孔融傳云觀君所言將不早惠乎是皆以惠字爲智慧漢書不惠二字卽本尙書周公嘗自謂巧能多材多藝而此云不慧故以爲謙辭言我不慧故煩于言如此多誥也

公曰於戲君惟乃知民德亦罔不能厥初惟其終祗若茲

荏敬用治

案僞書正義引鄭注云召公是時意說周公恐其復不說故依違託言民德以剴切之王鳴盛曰詩雨無正云巧言如流箋云巧善也以事類諷切剴微之言如水流忽然而過故不逆疏云書傳注云剴切說文云剴摩也謂摩切其旁不斥言是也

今文尚書經說攷卷二十五

侯官陳喬樅學

周書二十五

多方第八十五

今文尚書二十二

維五月丁亥王來自奄至于宗周

尚書大傳曰奄君謂祿父曰武王既死矣今王尚幼矣周公見疑矣此百世之時也請舉事然後三監及祿父叛也周公以成王之命殺祿父遂踐奄

又曰周公攝政三年踐奄

案此篇序云成王歸自奄而經云王來自奄知此時滅奄而來歸也江聲曰多士云昔朕來自奄卽謂此時多士云予大降爾四國民命卽此下文所云誥爾四國多方我維大降爾命是也成王政及將蒲姑之序皆言踐奄鄭注成王政序云此伐淮夷與踐奄是攝政三年伐管蔡時事又注康誥云是時周公居攝四年然則成王政將蒲姑多方等篇皆當在康誥前也

孟子滕文公篇趙注曰奄東方無道國武王伐紂至于孟津還歸二年復伐前後三年滅與紂共爲亂政者五

十國也奄大國故特伐之尚書多方曰王來自奄

周公曰王若曰猷告爾四國多方惟爾殷侯尹民我惟大

降爾命爾罔不知洪惟圖天之命弗永寅念于祀

案尚書正義引王肅云周公攝政稱成王命以告及

還政稱王曰嫌自成王辭故加周公以明之王鳴盛

曰肅注云云其意以多方作在歸政後則僞傳謂再

叛再征與王肅合僞傳疑即肅撰或皇甫謐依仿肅

注爲之故其合如此然再叛一無足據其稍似足據

者惟此周公曰王若曰之文葢大誥王若曰鄭謂王

即周公王肅謂周公稱成王命今此以周公冠王之

上與攝政前之大誥異與歸政後之多士同似有可疑愚謂大誥周公身在軍中故假王自重此凱旋作誥當稱王命而其辭實出周公故書法加此實不足疑也降命疑謂下令卽指作誥也未見有誅殺義僞孔必以君爲民命降爾命爲誅汝君王肅於多士已作此解此經下文大降爾四國民命王肅又以爲苟有此罪則必誅之戒其將來亦以降命爲誅其君足徵僞傳之出於肅也

維帝降割于夏有夏誕厥逸不肯慼言于民乃大淫昏不克終日勸于帝之攸乃爾攸聞厥圖帝之命不克開于民

之麗乃大降罰崇亂有夏

史記夏本紀夏桀不務德而武傷百姓百姓弗堪迺召湯夏臺而囚之已而釋之湯修德諸侯皆歸湯湯遂率兵以伐夏桀桀走鳴條遂放而死湯乃踐天子位代夏朝天下

案隸古定本尚書作勸于帝之廸釋文云廸馬本作攸云攸所也陸作釋文時馬鄭王本尚書具存而陸祇云馬本作攸則鄭王本作廸字可知矣馬鄭皆兼通古文今文之學其注古文尚書亦多有參用今文者肅好與鄭立異而此經勸于帝之廸王與鄭同是

知作廼者古文尚書也作攸者今文尚書也開字薛季宣書古文訓作閞江聲曰閞古闢字書古文訓乃僞本也然則僞孔本作閞矣正義本作開乃衛包奉勑改也又粊誓序東郊不闢馬融本及唐石經初刻皆作闢匡謬正俗及書古文訓皆作門中著艸正義本亦改作開小顏以爲傳釋云東郊不開不得徑讀爲開據彼以證此則二文皆當作闢其作開者非也喬樅謂作闢者是古文尚書馬融本及唐石經初刻粊誓敘作闢此轉寫者改用時字耳其作開者乃今文尚書也僞傳訓闢爲開此以今文釋古文如或有

也肆故也之例闕與開字異而訓誼同此經兩云不克闢今文皆當作開字故僞孔傳皆以開爲訓衛包据傳作開字遂竝經文亦改闕作開雖非古文之舊而於今文尙書則偶暗合也

因狎於內亂不克靈承于旅罔丕惟進之恭洪舒于民

困學紀聞曰洪舒于民古文作洪荼案薛季宣書古文訓云大爲民荼毒也段玉裁曰此宋次道家古文也舒荼古字通用如史記荆荼是徵玉藻諸侯荼之類而改字立異亦無大害薛氏乃以荼毒訓之恐失之鑿矣喬樅謂古書多假荼爲舒然

漢儒注釋必以讀爲讀曰別之以荼字可訓舒而不得逕讀爲舒也如攷工記弓人曰寬緩以荼鄭康成注云荼古文舒假借字鄭司農云荼讀爲舒尚書大傳曰吁荼萬物而養之外也注云吁荼讀曰噓舒又曰朓則侯王其荼注云荼緩也是今文亦或假荼爲舒字至此經則古文尚書實作洪舒于民故釋文不載有馬鄭本異文季宣所據古文乃宋衣道之本毋摭拾古籍好奇立異困學紀聞誤仞爲眞古文失之不檢矣

亦維有夏氏之民叨懫日欽劓割夏邑天維時求民主乃

大降顯休命于成湯刑殄有夏維天不畀純乃維以爾多方之義民不克永于多享維夏之恭多士大不克保享于民乃胥維虐于民至於百爲大不克開

說文至部曰𦤺忿戾也从至至而復孫孫遁也周書曰有夏氏之民叨𦤺𦤺讀若摯

案今僞孔本作有夏之民叨懫無氏字又以𦤺作懫與說文所引異釋文云懫敕二反說文之二反段玉裁曰尚書𦤺作懫天寶間改也釋文𦤺作懫開寶間改也按懫字惟見於大學鄭注尚書本作𦤺與說文所引同衛包妄謂𦤺爲古字懫爲今字改𦤺作懫開

賾中又改釋文大字作懥而小字則仍其舊是以云說文之二反而不知說文無懥字也不云說文作懫則知大字本作懫矣集韻去聲六至兩云懫或作懥此正合宋改釋文新定釋文爲此語之二反者即許君所云讀若摯唐以前有說文音隱四卷有此反說也今本丑利反用唐韵也

史記龜策列傳曰桀有諛臣名曰趙梁教爲無道勸以貪狠繫湯夏臺殺關龍逢

漢書古今人表曰桀龍逢欲與爲善則誅干莘與爲惡則行是爲下愚○師古曰干莘桀之勇人也

呂氏春秋當染篇曰夏桀染於羊辛岐踵戎高誘注云

羊辛岐踵戎桀之邪臣

又愼大篇曰桀爲無道暴戾頑貪天下顫恐而患之干

辛任威凌轢諸侯以及兆民

案韓非子說疑篇云桀有侯侈亡國之臣也又墨子

所染篇云夏桀染于干辛推哆又古今人表干辛推

侈俱在第八格與史記漢書呂覽所言略同卽此經

所云惟夏之恭多士乃胥惟虐于民事盡史記漢書

及高誘呂覽注皆本於今文尚書說也

乃維成湯克以爾多方簡代夏作民主愼厥麗乃勸厥民

刑用勸以至于帝乙罔不明德慎罰亦克用勸要囚殄戮多罪亦克用勸開釋無辜亦克用勸今至于爾辟弗克以爾多方享天之命於戲

班固典引曰肇命民主五德初起○蔡邕注曰民主天子也尚書曰成湯簡代夏作民主五德五行之德自伏羲以下帝王相代各據其一行始于木終於水則復始也

案段玉裁曰按傳云言自湯至于帝乙皆能成其王道畏慎輔相無不明有德慎去刑罰據此則經文罔不之上原有成王畏相四字與酒誥篇同但釋文云

輔相息亮反不釋經而釋傳何也而正義云自湯至於帝乙皆能成其王道無不顯用有德畏愼刑罰又疑今文有成王二字無畏相二字俟明者攷定之

王若曰誥告爾多方非天庸釋有夏非天庸釋有殷乃惟爾辟以爾多方大淫圖天之命屑有辭乃維有夏圖厥政不集于享天降時喪有邦間之乃維爾後王逸厥逸圖厥政不蠲烝天維降時喪

案馬融本作書多士篇大淫屑有辭作屑字則此篇當亦同態孔本於多士篇作大淫泆有辭而於多方篇乃作屑有辭屑卽屑之或體字

維聖罔念作狂維狂克念作聖

中論法象篇曰望其威儀恍其瞻視忽其辭令而望民則我未有之也莫之則則慢之者至矣小人皆慢也致怨乎人患已之卑而不知其所以然哀哉故書曰維聖罔念作狂維狂克念作聖

案王鳴盛曰洪範貌之不恭厥咎狂說文引孔子說洪範義謂聖兼包五事貌居五事之首能去其狂則進於聖故徐榦以威儀言之此古義也劉向新序言桀為酒池糟隄縱靡靡之樂微子言紂沉酗于酒敗亂厥德酒誥言紂燕喪威儀是桀紂皆以狂亡也

三國志彭城王據傳注引璽書曰書云惟聖罔念作狂
惟狂克念作聖古人垂誥乃至於此
天惟五年須夏之子孫誕作民主罔可念聽
案詩周頌武篇正義引鄭多方注云夏之言暇天覬
紂能改過故待暇其終至五年欲使復傳子孫僞孔
本夏字作暇與鄭尚書本異攷無逸云日中昃不暇
食隸釋載成湯靈臺碑云日稷不夏是暇字尚書三
家今文有作夏者尚書大傳曰夏之言假也楊雄方
言曰秦晉之間凡物壯大而愛偉之謂之夏周鄭之
間謂之暇是夏與假暇並通詩大雅皇矣正義引我

應云作靈臺稷優暇紂是文王之不伐紂亦須暇之此今文尚書說也詩周頌武篇云耆定爾功箋云武王年老乃定爾此功不汲汲誅紂須暇五年是以武王爲須暇紂五年者亦今文尚書說詩思文正義云鄭注大誓引禮說曰天意若曰須暇紂五年乃可伐之喬樅謂禮說與今文尚書夏侯說同一師承故其誼同也江聲曰鄭云夏之言暇者蓋以暇爲假字據鄭君箋皇矣詩云天須假此二國是用此經須夏之誼謂須待之寬假其年至五年也鄭注此經又云五年者文王受命八年至十三年也伏生大傳云文王

受命七年而崩則受命八年是武王即位之年至十三年一月乃伐紂是前而五年矣大誓說十一年武王觀兵孟津之事云八百諸侯不召自來不期同時不謀同辭皆曰受可伐矣王曰爾未知天命未可伐然則武王須夏紂故至十三年乃伐之其實天意須夏紂五年武王奉順之爾

天維求爾多方大動以威開厥顧天維爾多方罔堪顧之維我周王靈承于旅克堪用德維典神天天維式教我用休簡畀殷命尹爾多方今我曷敢多誥我維大降爾四國民命爾曷不忱裕之於爾多方爾曷不夾介乂我周王享

天之命

案匡謬正俗曰多方篇爾害弗夾介乂我周王享天之命今本尙書害字作曷段玉裁曰此衛包改也此篇曷字凡四見皆當由舊作害王莽依大誥多作害是今文尙書亦皆作害也又不夾介匡謬正俗作弗不弗尙書亂之多矣喬樅攷詩譜序正義引鄭多方注云顧猶視念也其意言天下災異之威動天下之心開其能爲天以視念者中國無堪爲之惟我周能堪之大恉與詩皇矣箋同皇矣詩曰皇矣上帝臨下有赫監觀四方求民之瘼乃眷西顧此維與宅箋云

眷然運視西顧見文王之德而與之居鄭君箋詩多
用今尚書說是古文今文並無異誼也我惟大降爾
四國民命王肅以四國爲四方之國僞孔傳以四國
爲管蔡商奄攷破斧詩云四國是皇毛傳以爲管蔡
商奄此古義也白虎通諫諍篇云父爲子隱子爲父
隱兄弟相爲隱與父子同義故周公誅四國常以祿
甫爲王也觀大誥及多方皆不數管蔡之惡白虎通
說誠是此亦足證今文尚書說以四國爲管蔡商奄
矣

今爾尚宅爾宅畋爾田爾曷不惠王熙天之命爾乃廸屢

不靜爾心未愛爾乃不大宅天命爾乃屑播天命爾乃自作不典圖忱于正

說文攴部曰畋平田也从攴田周書曰畋尒田

案詩齊風無田甫田正義引多方宅爾宅田爾田爲證則尚書畋字一本有作田者此當是馬鄭古文本省借字平猶治也治田謂之畋猶捕魚謂之漁然則說文引周書作畋蓋據今文尚書矣段玉裁曰說文爾作尒引文侯之命賚尒考工記挈尒論語鏗尒皆同尚書正義云今人以營田求食謂之畋食卽此畋亦田之義亦字當爲尒之誤豈經文本作尒而衛包

攺爾與

我維時其教告之我維時其戰要囚之至於再三有不用我降爾命我乃其大罰殛之非我有周秉德不康甯乃維爾自速辜

漢書文三王傳廷尉賞大鴻臚由移書梁王傅相中尉曰書曰至于再三有不用我降爾命○師古曰此周書多方篇之辭也言我教汝至于再三汝不能用則我下罰黜汝命也

案段玉裁曰此引書少至于字乃字蓋今文尚書本然罰極之各本作罰殛之釋文殛紀力反本又作極

按作極者是也足利古本亦作極詩魯頌閟宮致天之屆于牧之野箋云屆極也此用爾雅釋言文裴松之注魏志武帝紀引詩及箋可證下文罰極紂于商郊牧野此正承上文極也之云用多方罰極二字經典釋文屆極紀力反下同雖誤讀極爲殛而字不誤今本注疏乃遭淺人妄改極爲殛矣今據鄭箋以正

多方

論衡譴告篇曰管蔡篡畔周公告教之至于再三

王曰於戲猷告爾有方多士暨殷多士今爾奔走臣我監五祀越維有胥賦小大多政爾罔不克臬自作不和爾維

和哉爾室不睦爾惟和哉爾邑克明爾維克勤乃事

尚書大傳曰古者十稅一多于十稅一謂之大桀小桀少于十稅一謂之大貊小貊王者十一而稅而頌聲作矣故書曰越維有胥賦小大多政

案隸古定本尚書作越惟有胥伯小大多政與今文尚書異攷公羊宣十五年傳云古者什一而藉古者曷爲什一而藉什一者天下之中正也多乎什一大桀小桀寡乎什一大貉小貉什一者天下之中正也什一行而頌聲作矣大傳說與公羊傳同愚謂公羊家亦用今文尚書此亦其一證也伯賦段氏玉裁以

爲古音同在弟五魚鐸部江聲曰今女奔走臣我監五祀僞孔傳以爲臣服我監五年無過則還本土案多士云昔朕來自奄則作多方實在作多士之前此云臣我監者稱其往日之善以誘道之經文無許還本土之言僞孔氏妄造異說非也正義引王肅注云其無成雖五年亦不得反正與僞孔合足徵僞孔傳之出於肅矣武王克殷而立武庚命三叔監之越五年而武王崩三監之畔在周公居攝之初距立監時有八年矣惟其始五年之閒殷民未萌畔志乃爲臣服經言五祀者是本其未叛時言也

上不碁于凶德亦則以穆穆在乃位克閱于乃邑謀介爾乃自時雒邑爾尙永力畋爾田天維畀矜爾我有周維其大介賚爾廸簡在王庭尙爾事有服在大僚

說文言部曰碁忌也从言其聲周書曰上不碁于凶德

案僞孔傳本作爾尙不忌於凶德與說文所引周書文異攷玉篇廣韵集韵引說文皆同小徐本及汲古閣所刻大徐本作爾尙不碁於凶德段玉裁曰此誤也宋麻沙本及李燾分韵本皆不誤尙上古通用僞孔尙書本作尙忌恐是皆以訓詁同音字改其本字如夏改服之比也江聲曰上謂在上之人若君若官

長指是凶德指謂從前之叛也蓋殷多士縱能順從然曾從武庚而叛則爲其長上者自不能無猜忌茲言上不忌於凶德自是謂信其順從不忌嫉其從前之叛也

又案尚書大傳周公攝政五年營成周此誥多方在攝政三年而云自時雒邑者蓋成周之營本爲安集所遷之殷民多方作於克殷踐奄以後此時將遷殷民於雒故先誥之召誥云厥既命庶殷庶殷丕作是殷民早已先集雒邑知遷殷在封衛之前而非在營雒之後也逸周書作雒解云二年作師旅臨衛攻殷

殷大震潰降辟三叔王子祿父北奔管叔經而死乃
囚蔡叔于郭凌凡所征熊盈族十有七國俘維九邑
俘厥殷民遷于九畢俾康叔宅於殷是皆作雒以前
三年四年事作雒解追敘其事此其確然可據者也
孔晁逸周書注云九畢成周之地近王化也成周者
即雒邑是已
王曰於戲多士爾不克勸忱我命爾亦則維不克享凡民
維曰不享爾乃維佚維頗大遠王命則維爾多方探天之
威我則致天之罰離逖爾土王曰我不維多誥我維祇告
爾命又曰時維爾初不克敬於和則無我怨

熹平石經我則致天之下缺

案隸釋載漢石經尙書殘碑上下皆闕僅存此五字耳段玉裁曰逖當是本作逷衛包所改離逷即離逖謂分析也

三國志高柔傳柔諫曰昔周公作誥稱殷之祖宗咸不顧小人之怨